

孔雀妆花云锦烂

楼耀福

年轻时读曹雪芹《红楼梦》，常被书中描写的云锦而惊艳。所谓“一部《红楼梦》，半部云锦史”，倒也名副其实。清代康熙年间在南京设置的江宁织造府，专为王府制作云锦制品和龙袍、补服等衣物。曹雪芹出身于江宁织造世家，从小浸淫其中，耳濡目染，因此对南京云锦的品种质地、图案花纹描写得细致翔实，也属情理之中。许多年里，我对那花团锦簇、巧夺天工、“江南好，机杼夺天工，孔雀妆花云锦烂”的认识，都只停留在字面上。我真正与云锦的面对面是在2015年春天。

那年春天，在南京，访雨花茶之余，我去看云锦。南京云锦与成都蜀锦、苏州宋锦、广西壮锦并称“中国四大名锦”，并列其首。“云锦”一词，最早出现在前汉文献中，《汉武帝内传》有句“幡百和之香，张云锦之帟”。其后南朝以及唐宋诸代均有文字可见。作为一个独立的丝织品种登上历史舞台后，在元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。南京云

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，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2009年成功入选联合国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。

南京茶友宁孜勤知我所想，择日安排我去云锦非遗传承人金文的工作室。金文的云锦工作室在清同治年间建造的金陵制造局内。昔日的金陵制造局，如今是南京晨光1865科技创新产业园，穿梭园区内，可以看到多幢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建筑，隐约还能感受到李鸿章那个年代尚未散尽的气息。

处于旧时建筑之间的金文工作室，从一个侧面让我体会到南京云锦的历史久远。如果说，工作室之外的旧厂房是一片灰和白的单调，那么工作室之内则是一片锦绣天地。行走其间，有一种穿越时空之感，脑际不由浮现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中写过的场景和文字。

《红楼梦》中写到的“云缎”“妆缎”“妆彩”“妆金”华贵绚丽。如果说，之前

读《红楼梦》，对书中描写的种种锦衣华彩感到只是一种令人炫目的美，笼统、抽象，那么这一刻，我与云锦直接对话，《红楼梦》中书面的华丽和精彩都一一化为可以观赏和抚摸的具象，我感觉自己恍若穿梭于大观园之中，时不时觉得有金陵十二钗与我擦肩而过。

金文向我介绍，云锦的花色品种主要有库缎、库锦和妆花，其中妆花是云锦中最华丽的传统品种，织造工艺最复杂，至今仍只能使用大型木制织机编织，纯手工操作，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机器可以替代。我有幸目睹了正在工作中的那台高大织机，织机长约5.6米，宽1.4米，高4米，耸立在我面前像是一幢小楼，一个熟练的“拽花工”与另一个“织手”在织机上下互相配合操作织造，两人间的那种协调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默契，什么叫天衣无缝。

“妆花”这个名词在明代《天水冰

山录》出现过，《天水冰山录》记录了在严嵩家抄出的大批织品，其中有很多“妆花”名目的丝织物。如“妆花缎”“妆花绸”“妆花罗”“妆花纱”“妆花绢”“妆花锦”等等。多年前，我在拙著《月河淘旧》的《江南拔步床》一文中写到，严嵩贪有为数不少的拔步床，现在又注意到这“妆花”也是他之所爱，可见此类织品“寸锦寸金”般的珍贵。

金文还向我介绍了织有龙蟒纹的妆缎，又称“蟒缎”。《红楼梦》中“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”（第十九回），北静王“穿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”（第十五回），王夫人的屋内“正面设着大金钱蟒靠背，石青金钱蟒引枕，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”（第三回）等套具，所用蟒缎是妆缎中织有龙蟒纹的一种，非寻常人家所能享用。

在金文工作室逗留半天，大有意犹未尽之感。后来，我较多的精力花在了《寻茶记》系列的行走和写作，但是对南京云锦一直有所关注。2015年7

月，一场云锦大秀在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上演，40套以云锦面料制成的、融合千年历史和当代时尚元素的华丽服饰，在米兰世博会上华丽呈现。我为之叫好。

几年以后，时装业著名品牌“荷木”的创始人、设计师杨凤蕊与我聊及南京云锦，她想以云锦为面料设计高定的时尚服饰。我想起2015年在南京欣赏云锦的旧事，我把金文推荐给了她。她与金文合作，很快出了作品。有一天，我陪同企业家去荷木嘉定总部，一进展厅我便见到那件云锦蟒袍，面料正是金文提供的，那种金光灿烂、金碧辉煌，令人赞叹不已。我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的北静王，北静王穿的那件是“白蟒袍”，想来也许是银光一片，而这一件则满幅织金，金光闪耀。我笑对两位企业家戏言：“倘若穿上，你俩当不输北静王。”商界大佬在这样一件雍容华贵的蟒袍前即刻低调了许多，连说：“不敢不敢。”

蛇年，真情满人间

魏滨海

新年来临，听到《金蛇狂舞》那热情洋溢的乐曲，便知蛇年到了。该曲是聂耳于1934年根据家乡的民间乐曲整理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曲，它为蛇年的到来渲染了节日气氛。

很多人觉得蛇这种非常古老的动物是阴鸷、冷血的。但在我看来，蛇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生肖符号。有人说，龙与蛇的关系密切，龙的形象最早可能源于蛇，人们习惯称蛇为“小龙”。古代人们对蛇充满敬畏，将其作为图腾崇拜。蛇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智慧的象征，代表着隐秘的知识和深邃的思考，蛇的蜕皮过程象征着变化和再生。最让我感触至深的是民间传说里蛇的形象，有情有义。

最著名的要数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的《白蛇传》，它源自唐代洛阳巨蛇事件，定型于明代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，在民间长久流传。《白蛇传》描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的曲折爱情故事，表达了人民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。故事中，白蛇是多情美好的，青蛇是可爱、善良的。这个故事还被列入“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不久前，我从“练音集”这个专门钩沉拾遗嘉定史料的微信号上读到了一篇《嘉定法华塔下的蛇骨之谜》（原

作载于《新天地》1946年第2期）。说的是嘉定城当年对被风雨侵蚀损毁的古塔重修，于底层大穴中发现一条大蛇的骨骸，头骨插有已断的铁头竹篙。传说这条雄蛇每晚从南翔古猗园的竹子山下，由水路游往嘉定，与古塔下的雌蛇相会。不料一天在途中被一撑船人用铁篙头掷中，巨蛇带着致命的铁篙头死于古塔下。逸闻离奇诡异，而此情实属可叹。从《白蛇传》到《嘉定法华塔下的蛇骨之谜》，反映了民间对蛇形象认知的一致，即蛇是重情的，是能够为情而赴死的。

新的一年，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，无人驾驶汽车、无人机越普及，机器人不仅能替代人类做许多工作，甚至能陪伴人娱乐、聊天，AI技术还能创作出音乐、文学和艺术作品……但是再高级的智能还是技术，它们缺少的一点，就是人类最宝贵的情感，智能化只能模仿而无法生成情感。

新的一年，我们的道路依然曲折、坎坷，但只要奋力前行、重情重义，相互信任和支持，相互搀扶和鼓励，相互抚慰和温暖，必将穿越千难涉过险滩，峰回路转，迎来柳暗花明。蛇年，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温馨和关爱。不必千年等一回，让我们在金蛇狂舞的热血沸腾中，付出真情，收获美好。

变着花样吃山芋

姚鸣

在菜市场看到烘山芋的炉灶旁排起长队，不禁想起小时候吃山芋的故事。

山芋可以当主食。爷爷总会挑个儿大一点的山芋，将其去皮切成小块，再放少许糖精片，煮成山芋汤给全家人当饭吃。

三秋农忙时，把山芋洗净放在铁锅里煮，成了大人们下午的点心。煮山芋的时候，奶奶总要在锅里放一个用稻柴打成“4”字形的柴团，在上面洒上水后，将山芋沿着铁锅的边缘铺在柴团上，用大火烧开后，再舀一勺水，沿着铁锅的边缘洒在山芋上，再用大火烧开，焖刻把钟，煮出来的山芋，水盈

盈、甜滋滋、香喷喷。

我和弟弟最喜欢的还是烘山芋——在灶膛里的火苗将熄未熄时，用火钳把山芋推进火堆里烘。烘熟的山芋闻着有股焦味，但剥开皮咬一口，却是香甜软糯。

另外，山芋洗干净后去皮也可当水果吃；煮熟去皮捣烂后加红糖，放在铁锅中翻炒几次，可当汤圆的馅料；洗净去皮切成薄片，放在太阳下晒上几天，就成了山芋干。到了寒冬腊月时，可以直接隔水蒸着吃了。也可以将它磨成粉后，熬成面糊摊成饼吃。

一只山芋，变着花样吃，成就了我們小时候的特有经历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一剪梅·一尺花园咖啡

汪卫平

黑白白墙绿树环。滴灌催青，温室花园。陌阡深处隐芦荻，锦鲤蹁跹，稻浪拥欢。

落地窗含五色田。馥郁咖啡，乐曲回旋。农商文旅巧融合，独特风情，载道称传。



山里人家 李海波/摄

漫话“圆团”

沈耀明

嘉定民间流传一则古老的故事：隔壁人家傍晚时分在做圆团（汤圆）。老夫觉得邻居做好了就会送来给他俩吃。等等等，等得久了，老婆婆先去小睡一会，朦胧中听到外屋传来“呼呼”的吹气声，立马惊醒：“哎呀！老头子不打招呼在独吞圆团了。”老婆婆一个鲤鱼打挺，起来一看，傻眼了，圆团没来，而是老头等得昏昏沉沉，打起了瞌睡，头向下一点一点，戴的老毡帽被火油灯烧着了，老头正“呼呼”用力吹灭呢。故事产生了嘉定歇后语：隔壁人家做圆团——毛配（想当然）。

“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！”这个故事引出了嘉定乡村一种原始、普遍的风俗习惯——“吃圆团”时，邻里会互相端圆团、分享美味。

“圆团”可以说道说道。嘉定人说的“圆团”，名字可有趣呢，就是大家说的“汤圆”“圆子”，出国有个洋名叫“Dumpling”，每年的正月十五又换了名字叫“元宵”。不过，我最喜欢嘉定本地的叫法“圆团”，它把亲人团圆、万事圆满的寓意叫得明明白白。

嘉定人喜爱圆团，首先是因为它的味道鲜美香甜。它的馅料就有很多种，咸馅有全肉的、鲜肉的和荠菜、青菜、萝卜等；甜馅有猪油桂花拌芝麻、豆沙、枣泥……煮熟了，圆滚滚、白嫩

嫩的，光看外观就已十分秀色可餐了。咬一口，甜的香滑清甜，咸的韧嫩酥馥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在我看来，圆团还是健康“小天使”。她的原料是糯米，中医认为糯米味甘、性温，入脾、胃、肺经，具有补中益气、健脾养胃的功效。再配上各种馅料，它就拥有了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等，能起到滋补御寒、提高免疫力的效用。嘉定人大多喜欢吃圆团，许多人是它的忠实拥趸，被称作“圆团客人”。我妈妈、舅妈、姑父就属于这个行列，他们隔三岔五地要吃圆团，妈妈和舅妈都活了95岁，姑父活了100岁。嘉定人平均期望寿命84.59岁，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。我猜想，这或许也与喜食圆团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？

万物皆有灵，静念自生长。圆团也有灵性，它是生活舞台的“小明星”。喜庆佳节一定有它亮丽的身影。尤其是金秋稻子收割后，节日纷至沓来，它亮相的频率就更高了。国庆它出场了，冬至它更是唱主角。古诗云：“家家捣米做汤圆，知是明朝冬至天。”冬至那天，要先做好圆团，祀神祭祖后，合家围坐在一起吃圆团，象征着家庭和睦、吉祥，民间也有“吃了圆团大一岁”之说。紧接着，元旦它又登场，除夕年夜饭上，它更是必到的座上宾。有了它，一

家人热热闹闹，喜气洋洋，团团圆圆。紧接着的元宵节，则又是它的表演专场了，各种造型、口味的圆团，满载着家的味道，暖心又暖胃。不仅如此，喜事也和它有缘，金榜题名、起房造屋、相亲结婚、贵子满月；白事它不缺席，清明扫墓、祖宗祭祀、亲人丧事……可谓无它不成事。

圆团还是亲情的粘合剂。做圆团，场面可有点隆重：一家人你剥肉，我揉粉，他捏坯子，分工合作，其乐融融。“家和万事兴”有它的一份功劳！吃圆团还是节假日亲朋好友相聚的由头，邀请话术一般是：“我捏几个圆团，请你们来吃。”实际上，这顿饭除了圆团，还有丰盛的菜肴。这句话可有奥妙，一表谦逊，我的饭菜简单；二暗示客人，便饭，就不要送礼了；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亲情、友情因此天长地久。

“吃圆团”还拉近乡里乡亲的关系。本文开头的故事，讲述的就是嘉定乡村世代延续的风俗：一家做了圆团，会给左右乡邻都端上一碗；下次另外一家做了汤圆，也会拿来分享。一来一往间，邻里的关系更紧密了。

圆团，不仅是味蕾上的享受，更是心灵深处温暖的寄托。它承载着嘉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对亲人团圆的渴望，对邻里和谐的珍视。